

楔子寻找荀慧生

一九八三年初夏，我与荀慧生的夫人张伟君相遇。伟君先生极为热情爽直，当时我们谈得并不很多，但她喜欢交友，立即约我去她家玩，并给我留下了她的地址和电话。

过了数日，我如约到宣武门外山西街，也就是荀慧生的故居拜访。只记得那是一座老式的北京四合院。庭院之中有些果木，一个个花池子里种的都是清一色的玉簪花，并没有北京人喜欢种的草茉莉、夜来香、凤仙花、牵牛花之类。那一池池的玉簪花长得非常好，片片绿叶，青翠肥硕。那宛如白玉簪一般的花朵，北京人叫它玉春棒儿，此时花朵尚在孕育之中。后来荀夫人告诉我，荀慧生只喜欢果木，不喜欢花朵，他说：“果木春可以看花，夏可以观叶，秋可以尝果，不需要特别



荀慧生先生便装照

侍弄。花儿虽好，花儿谢时让人心里难过，扔了舍不得，留着枯花枝儿又没意思……”每至秋日，荀慧生家的四合院里最漂亮，红的枣儿、黄的柿子挂满枝头，他舍不得摘，到中秋节时这些果子才离枝儿。他东一包西一包地送朋友，招待客人。老舍、欧阳予倩、梅兰芳等都吃过他家的红枣。梅先生见红玛瑙一般的枣儿，爱得不得了，摆在那里舍

不得吃，还留着招待客人。梅夫人一到荀家，李子和枣儿边摘边吃，特别高兴。一次张君秋来家里，夸他的李子树长得好，荀慧生就跑到张君秋家里，替人家看好地方，让自家的大师傅买来树苗，他去给张君秋栽好，还告诉人家，初冬，临上冻前灌一次水，待到春天解冻后再灌一次水……

喜欢玉簪花，这对荀慧生来讲是个例外。玉簪花名儿虽然娇贵，其实它是最不讲生存条件的，它对主人的要求很少很少，给予人的却是很多很多的，它不要特别施肥，水大点水小点它都能适应，它的叶子绿得发亮，花一开就是一嘟噜，能开很长时间，它发展很快，不断地往外滋新芽，

长得非常茂盛。夏天，溽热难耐，玉簪花却以它绿的叶，白的花儿，淡淡的幽香回报于人……院落里留着荀慧生的爱，那枣树、柿子树、玉簪花的枝枝叶叶上仿佛还残留着昔日主人的指痕。我感到从无知的草木品格折射出的是艺术家的品格。

走进客厅，满眼是古香古色的硬木家具，圆桌、条案、太师椅、镂花的机凳、大理石镶心的书案……壁上有泛黄的早年荀慧生的戏装照与便装照，很大很大的。伟君先生并不因为我是小字辈而疏慢，她客气地斟茶、拿糖果招待我。闲谈之中，我知道她正在整理荀慧生的日记等资料，她说她很想提供原始材料，请人写一本《荀慧生传》，她问我能否帮她这个忙？我很有点儿为难。她笑了，说：“你正在写《喜彩莲传》对吧？我知道你们这个年龄的研究人员正是忙的时候，不过不用太急，先熟悉熟悉材料再说……我不想请写小说的人写，因为这是戏曲演员的传记，专业性强，隔行如隔山。”

我看过荀慧生的演出，荀派传人的戏也看过不少，还读了一些谈荀派表演艺术的文章和荀慧生的演出剧本，但对荀派艺术没有特殊研究。我想了想，对伟君先生说：“这样吧，我把写传作为一次学习，把荀派艺术作为一个研究专题来搞，不是给你帮忙，而是干一件我们应该干的事。谢谢你给了我机会，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。……”

我们的谈话被一次又一次的来访和一个又一个的电话打断，我只能报之以苦笑。伟君先生真是善解人意，在我

告别时她说：“为了不分散精力，也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们没法在家里谈！”商量的结果是，每周二、五早晨六点半到九点在北海公园见面，中间若有事不能来，及早电话联系。因为我的工作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离北海公园很近，这完全是伟君先生照顾我的意思。

从仲夏到金秋，我们不间断地“约会”。我和张伟君在一起共同寻找荀慧生，探讨他的思想轨迹，寻访他的艺术道路。每次见面，张伟君都给我带一些文字材料，这些材料大半是抄录的，用的是三十二开的绿格子稿纸。我看过，做一些摘录，仍然归还给她。仿佛天也相助，凡是我们见面的日子，总是无风无雨，艳阳高照。

后来是伟君先生有事外出，待她归来已是冬日，白雪皑皑，寒风刺骨，我们无法再谈，也谈得差不多了，我的笔记已有厚厚的一沓。

伟君先生从外地归来送给我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式挎包。她跟我讲出书实在是难，她已经编了几本书，有荀慧生谈角色创作的，有荀慧生演出剧本和曲谱等，她说这些书对于学习荀派艺术的后来人是很有用处的，对于研究荀派艺术以及戏曲的推陈出新都是有益的，特别是荀慧生日记，都是第一手材料，对于编写近现代戏曲史很有参考价值……关于写传的事她不再提起。我何尝不明白她的意思？她是怕我花了精力，费了时间，最后落下的是一沓厚厚的书稿，不知何年何月得见天日……于是我不再和她联系，即使是部分书稿已经写了出来，我也没拿给她看，免得给她

造成负担。后来，《时代艺人——喜彩莲》出版了，我考虑再三，还是没有给她寄书，我怕触动她出书难的隐痛。伟君先生经常给我写信，请我看荀慧生的弟子或是他们的女儿荀令莱演出的《勘玉钏》、《红楼二尤》、《香罗带》、《红娘》、《玉堂春》等。荀令莱的表演颇似乃父，伟君先生说：“令莱是得到她父亲的真传了。慧生在世时，他的一些学生学戏，有时就是令莱给说戏，他在一旁指点，所以令莱的戏规矩，不像有些学荀派的演员，过于‘火’，也就变味儿了……”

记得有一次在北海公园我们遇到了荀慧生的好友萧军。那是在琼岛的西侧，萧军在夫人的陪同下散步，他们缓缓地向我们走来。已是初秋天气，地上躺着零星的白杨树落叶。早晨的秋阳是澄黄色的，又暖又柔，一对银发老人沐浴在晨辉之中。我与张伟君刚刚谈完荀慧生。张伟君把我介绍给这位著名的文学家，也把正在进行的工作告诉了萧军。萧老打量了我半天，问：“你现在上哪儿去呀？”

“上班呀！”我说。

“唉，现在呀是上班的、干事儿的拿钱不多，我这不上班的倒有人把钱给我送上门来，钱还比你多，惭愧，惭愧呀！”萧老笑着说。我怎么也听不懂他话里的意思，不知该怎么回答。萧老又说：

“荀慧生很值得写，他的人品、艺品都是一流的。表面上看他很随和，其实他的个性很强，绝不同流合污，随波逐流，这叫绵里藏针……写吧，写吧！好好地写……”

分手时 萧军对张伟君说：“约个时间 领她到我家来玩！”

后来我知道，“文革”前萧军一直鼓励荀慧生写自传，提纲都拉出来了。萧军自己也准备写一写荀慧生。可是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来了，他们一起被揪出来，成了“黑帮”，一块儿蹲“牛棚”，被批斗，接受劳动改造……十年过后，萧军没有拿起笔写荀慧生，是力不从心？还是物是人非，不愿勾起那触目惊心的往事？总而言之，我没有找到“文革”后萧军写荀慧生的文章。这时我又想起了与萧军邂逅和他那段没头没脑的话，当时他弄得我很尴尬，我的样子一定是很木很蠢的。我突然明白了，这是一种情感的流露，带着深深的遗憾，是自嘲，是自我讥讽，萧军也有一个寻找荀慧生的梦，他寄希望于年轻人，希望年轻人能完成。虽然我们是初识，他却情不自禁地说了那么多，表达的方式又是那么独特、古怪，萧老呀，你真是位个性鲜明的文学家！

萧老已经辞世而去了。我与他真是失之交臂，我深深地遗憾，竟然一次也没去登门求教。我想，那天我如果不慌慌忙忙地去上班，老人家一定会给我讲很多很多有关荀慧生的事，包括如何认识荀慧生，如何理解荀慧生，如何评价荀派艺术……现在想想，真是追悔莫及！

伟君先生已经作古，我想她是带着深深的遗憾去的。为荀慧生写传的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，怎么告慰亡者呢？那多少个晨曦之中的交谈，她那轻轻柔柔充满情感的叙述，她

用声音语言塑造了一个穿着中式对襟大褂，历尽苦难，外柔内刚的艺术家。她一再地叮嘱我：“不要拔高荀慧生，写一个真实可信的荀慧生，不要因为怕伤害他，为他涂脂抹粉，结果是用纸扎了一个假人。写他喝大酒，抽大烟，耍大钱，写他为什么抽大烟，喝大酒，耍大钱……”

翻阅着荀慧生的零星材料，荀慧生向我飘了过来，生活中的荀慧生，舞台上的艺术形象一古脑地向我飘了过来。寻找荀慧生，这是多少人的梦……

第一章 炼 狱

荀慧生原名秉彝、秉超，知道他这两个名字的人极少，他的字是慧声，后改名为慧生。“生”与“声”字谐音。他出生在运河边一个贫困的农家，在运河边上他度过了一段童年最最美好的日子，运河使他终生难以忘怀。

一九〇〇年一月五日，河北省东光县八里庄的荀家又生了一个男孩儿，他就是荀慧声。（在他改名“慧生”前，我们就用“荀慧声”这个名字。）在他出生以前，荀家已有一个男孩儿，这就是他的哥哥，曾经与他一块儿学过戏的荀慧荣，只比他大一岁多一点儿，所以荀慧声的出世并没给这个农家带来太大的喜悦。

荀家的日子很不好过。农村经济凋敝，官府

的捐税又是多如牛毛。自鸦片战争以来，清政府一次又一次地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，什么《南京条约》、《北京条约》、《天津条约》、《马关条约》……一次又一次地割地赔款，白花花的银子像水一样流进了殖民者的腰包，灾难却落在了贫苦农民的头上。统治者照样是花天酒地，国库空虚怎么办？他们就拼命地搜刮民脂民膏，以供他们挥霍享乐，供他们向洋人赔款。老百姓的日子实在是没办法过，他们恨官府，恨洋人，天津、河北等地闹起了义和团，老百姓叫他们是“义和拳”因为义和团聚在一起练“神拳”据说可以刀枪不入，官府称他们是“拳匪”。在荀慧声的家乡河北东光县也有义和拳。

义和团最初的口号是“反清灭洋”，出于淳朴的爱国之心，后来改了口号，叫“扶清灭洋”。“反清灭洋”也罢，“扶清灭洋”也罢，最后是官府与洋人勾结，老百姓的一片爱国热忱被官府利用过后又被官府出卖，义和团最终失败了。义和团失败后的景象很惨，在荀慧声的小脑袋瓜中留下了永生永世不会磨灭掉的记忆。在运河边上，在东光县城，在八里庄和它的邻村，大树小树上都挂有人头，看一眼也叫人毛骨悚然，夜里要做噩梦被吓醒的。从叔叔、伯伯，婶子、大娘嘴里小慧声知道那些被官府所杀的人就是义和拳，也有一些是屈杀错杀的老百姓。荀慧声长大成人后，他懂得了生活，懂得了人生，当从书本上，闲谈中再接触到义和团，他的脑子里出现的是儿时看到的树上的人头，树下的尸身，他懂得了这段历史的始末，他同情义和

团，憎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官府，他觉得他们无情无义，没良心，无人性。当他戏唱红了以后，他总是本能地躲避着当官的。过去的演员是要有后台、有靠山才能生存的，他却总是躲着当官的，当官的捧他，他害怕，当官的骂他，他也害怕，他是绝不敢招惹这些人，也不想让这些人做他的后台，他只想凭本事赚钱吃饭，凭玩艺儿安身立命。什么为蒋介石唱做寿戏等活动，他是从来不愿意参加的。他说：“在政治上我没后台，在经济上我没靠山，我的钱挣得干净！”

其实，荀姓家族也是个官宦大家。荀氏祖居河南洛阳西门炮坊街，从父亲、母亲的言谈话语之中，荀慧声知道祖父曾做过“县太爷”，那时荀姓已经衰落，荀门鼎盛时期是怎样一番光景，慧声的父母也说不太清楚。到父亲荀凤鸣这一辈人，家世完全衰败下来，变成了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垅的破落户。他们在洛阳已是难于立足，荀姓宗亲举族迁居，在河北落户，以务农为生。八里庄住的人家大都姓荀，或与荀姓沾亲带故，其实八里庄已成了“荀家庄”。

居住在八里庄的荀姓并不团结，家族成员之间常常是窝里斗。荀凤鸣一家种田度日，慧声的母亲及氏是很贤惠的，她勤俭操持家务，只求温饱，大人孩子平安，别无它愿。及氏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，绝不掺和族中人的争斗，虽说贫寒却也和睦。不想族中人好事，常常找碴儿欺侮荀凤鸣。荀凤鸣胸无城府，既不会与人争斗，也不会讨好族中有权有势者。不知是什么事得罪了族长，一个

“盗卖祖坟树木”的罪名落在了荀凤鸣的头上。族权统治在这个河北小县城边的八里庄还是很残酷的，族长要“绞死荀凤鸣，整顿族规”。为了保住性命，荀凤鸣只得带上妻儿，背井离乡，走上漫漫逃难的长路。这一年慧声六岁。

脚下虽然有路，可到哪儿算是一站？哪儿又是他们驻足落户之地呢？沿着运河走，经过沧州、青县、静海，荀凤鸣一家人来到中国北方第一大商埠天津。一路之上，小慧声随着父母颠沛流离，饱尝艰辛。在八里庄时，生活虽然也是苦的，总还有个遮风挡雨的家。慧声可以和哥哥在运河边上捞些小鱼小虾，可以在草棵子里逮蚂蚱，捉蜻蜓。尽情地玩耍嬉戏，那些小鱼、小虾、蚂蚱用火烤一烤，烧一烧都能饱口腹，让他和哥哥尝到一点儿荤腥。在流浪讨饭的路上他常常挨饿，听着肚子“咕噜咕噜”地叫。一双小脚磨起了泡，一沾地疼得他直咧小嘴儿，但他能忍住。运河边上的砂石、泥土、小路留下了他一个个脚印……最让小慧声受不了的不是双脚疼，肚子饿，而是有钱人家的白眼和斥骂。低三下四求爷爷告奶奶地乞讨。被污辱，被损害，在他稚嫩的心上撒下一把种子，那就是不要欺凌弱小，不要为富不仁，若是遇到别人在难中，能帮一把就帮一把，这是积德修好的事，所以在荀慧声成名以后，他热衷慈善事业，热心义演，乐于救助灾民、饥民、难民……

天津，灯红酒绿，车水马龙，热闹非凡，这是有钱人的天堂，穷人谋生实在是困难。荀凤鸣一家经过了七寻八觅，总算找到了一份做线香的营生，勉强糊口度日，

加之及氏又找了点儿妇女可做的缝缝补补零碎活儿，贴补家用，就算是在天津安下了身。

天津有个很有名的小桃红童伶梆子班，其中的小桃红、小喜禄当时在社会上已是小有名气的梆子演员。一九〇七年小桃红梆子班招收徒弟。荀凤鸣知道后心里一动，他想与其让孩子跟着自己挨饿受罪，不如让孩子去学戏。学戏，是当时穷人家孩子的一条出路，也只有穷得很的人家才肯送孩子去学戏。荀凤鸣看到小桃红、小喜禄等孩子并不比他的两个孩子大多少，他就想若是自己的儿子能似小桃红唱出个名堂，也是他们的造化，生活总比现在好。于是他把慧声、慧荣兄弟两个送进了小桃红梆子班，这样兄弟俩有个伴儿，可以相互照应，家里也就放心了。

“小桃红”的师傅看两个孩子也还伶俐可教，于是一块儿都收下了，并给了荀凤鸣五十块大洋。说是招徒弟，实际上是买徒弟。

失去母爱失却家

学戏苦，历来就有“打戏”之说，似乎是不打不成才。没想到吃不起学戏这份苦的是哥哥慧荣，而不是弟弟慧声。刚刚开始练功，荀慧荣便偷偷地逃离了小桃红梆子班。班主一怒，把荀慧声送回家里，同时向荀凤鸣讨还那五十块大洋的身价银子。穷人家常常是债台高筑，刚刚得到的五十块大洋早就让债主拿走了，现在怎么也凑不出钱还给

“小桃红”的班主。荀凤鸣骂儿子不懂爹妈的难处，及氏担心儿子的生死安危，一家人哭做一团……小慧声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。

恰巧，著名花旦侯俊山有个嫡传弟子庞启发要买一名徒弟，出大洋七十块，但要立一张卖身契。荀凤鸣知道这个消息后就领着小儿子去见庞启发。庞启发上下打量着小慧声，只见这孩子生得白白净净的，站在父亲的身后，羞羞怯怯，问他姓名、年岁时，他回答得清清楚楚，声音也很好听。庞师傅问他愿意不愿意学戏，他忽闪着一双大眼睛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点点头。小慧声已经知道学戏是啥滋味了，哥哥怕吃苦，跑掉了，至今还没回家，家里闹翻了天，“小桃红”班主不要收他这个徒弟了，又硬逼着爹爹还钱，爹爹是怨天怨地怨儿子不争气，娘整天都是愁眉苦脸的，只知道哭……现在庞师傅要他这个徒弟，还给父亲七十块大洋，他是不能不去的。庞师傅要写字据，荀凤鸣哪敢不答应。请来了中人和代笔的老先生。文契写好后，老先生念给荀凤鸣听，站在一旁的小慧声也听的清清楚楚。老先生念道：“立字人荀凤鸣，愿将亲生子荀慧声写给庞启发为徒学艺，十年期满。在学艺期间，徒弟吃住均由师傅供给。若是有违师训，打死勿论。倘被车轧马踩，不许家属过问。若天灾人祸，投河觅井，自寻短见，概与师傅无关。学徒期间，不许赎身，不许家属探视。”荀凤鸣无声地在红契上按了手印，看着庞启发把儿子领走。

薄薄的一张纸，确定了荀慧生与庞启发的师徒关系和

他今后的一生。这种师徒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从属关系，徒弟是属于师傅的私有物，戏班中叫“手把徒弟”。封建社会的出现早就废止了奴隶制度，但奴隶制残余却延续到公元一千九百零七年。荀慧声成了庞启发的徒弟，也成了庞家的小奴隶，从此失去了母爱失却了家，开始了他沾着血带着泪的学艺生活。

庞启发为荀慧声起了一个艺名——白牡丹。

十九世纪末，二十世纪初的天津，河北梆子异常活跃，当时叫“卫梆子”，也称之为“秦腔”。梆子的表演场所在茶园、饭店、庙会上，茶楼也同时出现了。茶楼与茶园不同，名曰茶楼，其实喝茶已退居次要地位，听戏成了主要目的，舞台也比饭店、茶园的要讲究，这是戏楼的萌芽。梆子戏班从过去的久在一个茶园演出，称之为“呆转儿”变成了流动性较强的“活转儿”，各个茶楼常常不断地接新戏班子，这也刺激了河北梆子的演出，一批著名的梆子演员，如牡丹花、达子红、十三旦、小茶壶、嘎崩脆……同时出现。茶楼为了招徕观众，常常要换角儿，这就不断地需要新人诞生，天津的观众对孩子演戏又情有独钟，于是出现了不少科班，如盛军小班，小桃红童伶班等，也有不少演员喜欢收手把徒弟。这些科班虽说是以传授教戏为主，但坐科的学生在科班之中就已担负起了演出的担子，主要是班主有利可图，徒弟却因此得到了舞台实践机会。荀慧声为此登台早，成名早。

荀慧声的师傅庞启发，艺名庞艳云，是当时非常有名

的梆子旦角演员侯俊山（艺名十三旦）的学生，因此荀慧声呼十三旦“太老师”。庞启发的年纪仅有四十多岁，他有一身的好功夫，可能是名师出高徒吧！他能唱青衫，能演刀马旦，又以花旦戏见长，论扮相，论身段，论嗓子他都应该说是很不错的梆子旦角演员。四十多岁的演员虽说年纪大了一点儿，但在舞台上是最成熟的，若是庞师傅还在舞台上演戏，风光五六年是没问题的，然而他并不留恋舞台，却专心课徒。从荀慧声拜他为师后，慧声就没见庞师傅粉墨登场过。他会戏极多，戏路子又宽，因此他有“戏包袱”之称，他除了自己收徒弟外，也还经常应聘到其他科班去教戏。

庞启发教戏手狠是出了名的，戏班里人背后偷偷地喊他“庞剥皮”。庞剥皮个子不高，一张脸黑黑的，加之不苟言笑，所以他那张黑脸就越发得让人害怕。不知道是望徒弟成龙心切，还是希望徒弟早日登台，能为他赚钱，还是二者兼而有之，他教戏要求非常严格，特别是对自己花钱买来的徒弟，他是格外严厉。反正他认准一条，买徒弟时选得要准，教徒弟时打得要狠。

庞师傅有三个儿子，都跟着他学戏，庞大秃、庞二秃学武生，庞三秃学武丑。在荀慧声进庞门前，庞启发还收了一个徒弟，算慧声的师兄，可这位师兄实在是忍受不了庞启发的折磨，不久就被师傅打跑了。荀慧声进庞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练功。每天摸着黑起来，跟着师兄练腰练腿，无非是耗腿、压腿、撕腿、踢腿、下腰、涮腰、跑圆场、走

台步……当时慧声虚岁只有九岁，他总是说：“我九岁开始学戏……”其实他的实足年龄仅仅七岁。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已经是够苦的了，这个年龄正是在娘怀里撒娇的时候，早晨的热被窝也是孩子最留恋的，但他，小慧声是永远和睡早晨觉无缘了。练完功，他要一路小跑着给庞家一家人买早点，侍候师傅、师娘吃上喝上以后，他还有许许多多功课要做，诸如收拾屋子，抹桌子扫地，倒痰盂尿罐，生火烧水，买菜劈柴……晚上还要给师傅、师娘打洗脸水，倒洗脚水……

练功、干活稍不如师傅的意，不顺师娘的心就要挨揍，棍子、棒子、板子加巴掌，打手心，打屁股，扇耳光是平常事，最让人听起来就冒冷汗的打法叫“懒驴愁”。所谓“懒驴愁”就是用麻绳做成鞭子，蘸上水往身上抽，这种打法一鞭子下去就是一道血印子，懒驴见了也害怕，变得勤快起来，故而得名“懒驴愁”。庞启发打起徒弟来从不手软，可能是害怕自己手狠心不狠，故而打徒弟时他立下一条规矩，挨打时不许哭喊，不许讨饶，再疼也得含泪忍住，否则打得更厉害。七八岁的孩子那里忍得住这样的毒打，小慧声一挨打就哭叫，师娘拿团破布烂棉花堵住他的嘴。小慧声躲，小慧声逃，师傅就像老鹰抓小鸡一般把他抓回来，撂倒在地，师娘和庞大秃、庞二秃帮忙，按住头，按住脚，结结实实地一顿好揍。

师傅对小慧声特别“关照”，他挨揍的次数也就比别人多，因为他是买来的徒弟，另一方面是师傅看他人虽瘦小，

穿得也是破破烂烂的，但那一身的灵气怎么也遮挡不住。庞启发的师兄弟们也说，别看这孩子不说不笑，一副小可怜相，可他那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会说话，往那儿一站就招人喜欢，讨人疼。庞启发明白，这是人缘、台缘，若要成好角，台下没个好人缘，台上没个好台缘不成，自己吃的就是这个亏，他站在那儿，总有点凶相，不招人待见。庞启发有点羡慕徒弟，又有点嫉妒徒弟。不管怎么说，他还是为自己挑了一块好料子而高兴、得意，所以他下决心要好好地调教这个徒弟。

小慧声实在难以忍受这地狱般的煎熬。硬的是板子，细的是棍子，粗的是棒子，冷的是沾了水的鞭子，还有就是师傅那冰冷冷的眼神和师娘那尖着嗓子的骂声，他总是心惊胆战，不知什么时候就犯了错儿，招来一顿打。他想过逃跑，像哥哥慧荣逃出小桃红童伶梆子班那样，但他又想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他逃出了地狱，庞启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他手里有一张卖身契约，他会找上门来要那七十块大洋，他也许会抓住他往死里打。他最害怕的还是父母因为他的逃跑而遭罪犯难。小慧声特别爱的是娘，他实在不忍心让娘因为他而发愁，更害怕娘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因为他而流泪。实实在在熬不住的时候，小慧声也想到过死。他毕竟是太小了，竟然天真地想到了怎么个死法，投河？上吊？吃老鼠药？喝洋火头儿？……怎么个死法他都害怕……

还好，庞师傅的小儿子庞三秃和小慧声要好。他们年龄相仿，两个小家伙说得到一处，玩得到一块。庞三秃是